

文学评论

构建小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

□ 彭定旺

从年龄和创作经历来说,李国新与我算是文学同期生,但是从创作数量、发表刊物的品级、被各种选刊和年度选本选中以及各种获奖的数量来说,他的成绩之斐然,已把我等甩得老后;他的成绩岂止是好过我等,作为小小说作者,著作等身,影响之大,能得到如李敬泽、雷达这样的理论巨擘的点评,可以说在全国都是屈指可数的。下面对李国新的作品谈点粗浅的印象。

李国新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他熟悉的乡村地域和他浸淫已久的乡镇机关,他在合理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中,自觉地捕捉着小说素材;在看似平静的日子里,发现着人性的诱惑和阴谋;在乡情、习俗、传统与现代文明、体制的纠缠和冲撞中,用暗哨的笔触表达着良知的祈求和美好的愿景。单看他作品中的一篇,你或许会发出轻浅的一笑,哦,不过一个故事、一个段子、一个包袱而已,但通观他的众多作品,你会发现作者在不动声色中揭示的是人性与现实相互绞杀的深刻主题;你会发现清晰简洁、朴实平白的描写里,弥漫着作者微妙的文学感应、深厚的乡土情感、悲悯的人文情怀;你会发现这一系列的小小说里,构筑了一个给人特殊美感的文学世界,这些意蕴无穷的短小篇章,带着作者对生活沉淀后,大道若简的智慧和宁明气息,时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通观李国新作品,发现其有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叙事语感:

一是真实自然,接地气。他所写的人物没有大侠、鸿儒、巨贾,没有思想根深、行为怪癖的人,他笔下的人物都是身边庸碌众生的一员,同学、乡邻、同事、领导等等,身份无非是些乡镇一级的科长、局长,更多的还是些各怀心事拼命往上爬的小职员,有些人物虚化为领导,但是从声口气息一看,还是乡镇干部,他们的人生格局决定了他们的世俗情态,他们的语言和行、心思和计谋,使人即刻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出对应的人物和事例来,譬如《好

好》中的老A,生活里像老A这样讲假话大话空话的领导实在太多,每个读者都可找到身边的原型来。所以谈这样的作品,一点也不生硬,使人感觉亲切自然。

二是叙述舒缓有致。他的作品开头往往单刀直入,直接进入故事的剖面,无须铺陈,却又时时注意了留白,句式简短,词语平白,在读者失去耐心前,作品会急转直下,来个出人意料或是点到即止的结尾。作品中的人物也会因一些平凡的念头和庸俗的举动,往往会因这个结尾而带来意想不到的人生结局,譬如,《到领导办公室坐坐》中的老刘,一个后勤副科长,30年里,自己的下属,同事都通过正科长这个职位高升了,而他却永远是个副科长,他到领导办公室坐了坐的无意之举,却使他一下升到了正科长。还有《朋友的宴请》《在扮演农民》《提意见》等等,都有这样意外而合理,突转而巧妙的结尾。

三是笔调暗讽,主题深刻严肃。他的每篇作品其实都是揭露和批评,而在小小说篇幅内要完成揭露和批评,除了惜墨如金的文字技巧和巧妙的构思外,讽刺的表现手法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而讽刺在比喻和夸张的分寸上,极难把控。太过,情绪外露就会像一锅饭在未煮熟前就跑了气,再说篇幅有限,也不容许;太轻,又达不到批评的目的,起不到回味的效果。他的作品往往是在读完的一刹那,那个被讽刺的主体才露出了冰山一角,深刻严肃的内涵在读者的联想和深思里才得到了延展,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

从晚清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开始,就出现了直斥现实,直击时政的讽刺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这类小说确定为“谴责小说”,指出这种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与时政,严加剖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他对这类小说“笔无藏锋”的直露式表

达技法不看好,认为有迎合世俗的倾向。他的小说一方面继承了批判现实的精神,同时又摒弃了刻画人物脸谱化的弊病,注重从“人性”和“心灵体验”等角度去把握人物,用生活化取代了脸谱化。他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对基层的“官风”“民风”十分熟悉,这使得他创作的小说能够表达普通人对官场的认识和体验,或者说满足了普通读者的另类审美需求,使他的作品更现实化,更贴近百姓生活。

四是虚化,弱化与留白的处理十分得当。小小说要求在极短的篇幅里要完成人物行为和心理的描写,使故事完整,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写作技巧和处理技法。一方面它不可能在细腻真实、细节饱满、人物鲜活上着墨过多,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有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那么只能在叙述的流动中,在结构的处理中,把背景虚化,把人物关系弱化,通过留白隐藏主题,同时完成这样的任务。他的很多作品都没有背景的具体描写,但通过人物的声音气息,一幅幅县城或是乡镇的风土世俗画卷仍能展现在我们眼前。还有许多作品中的人物都虚化为“领导”“老李”“老刘”等等,在《朋友的宴请》中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弱化为同学,至于他们之间的过往都没有交代,结尾是同学钱老板在党校培训的老刘未请到的同学都请到了,原因是钱老板对那个同学说,是新年了,县长某同学请的大家。这个新县长是谁,是老刘吗?他们碰到了老刘,情何以堪,各种尴尬如何化解,作者对这些都用了留白处理,给读者空间,让读者与作者互动。

李国新在乡村、小镇与城市的穿行中,不追潮流,始终保持创作初心,坚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构建了独特的小小说叙述方式和叙事语感,尽到了文学介入现实的社会责任,我衷心希望李国新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在风格和题材上有更多的突破,斩获更大收获。

文艺杂谈

两万六千里与三万里

□ 杨良成

最近文艺界最火的莫过于一部电影一首歌。电影名为《长安三万里》,歌曲名为《罗刹海市》。长安,真的距离三万里吗?当然只是个虚数,极言其高远,表达了人们对长安的向往与敬仰之情;罗刹海市在罗刹国以东二万六千里,估计这也是一个虚数,极言其遥远,是一个离华夏很远很远的地方,却又是一个很近很近的地方。巧合就巧合在,为什么两个极言高远的电影和歌曲都火了?

《长安三万里》以盛唐为背景,讲述的是安史之乱后,整个长安因战争而陷入混乱,身处局势之中的高适回忆自己与李白的过往故事。这是一部很文艺范的电影,主人公是诗仙李白,讲述人是唐朝唯一封侯的诗人高适,唐朝中期名臣、边塞诗人。

《长安三万里》是在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之中,突出“诗和远方”这一宏大主题的,旅途的艰险和离别的辛酸,在壮丽河山的衬托下,让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友谊的深厚与珍贵。

为什么这个电影就火了,这应该是个曲高和寡的电影呀,很有点高大上,典型的阳春白雪,可为什么下里巴人们也津津乐道呢?

不可否认,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电影中得以充分彰显。唐诗,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电影中的多首唐诗,连黄口小儿都能随口道来。

以前,黄口小儿口中的唐诗,是遥远的唐诗,三万里的唐诗,没有唐诗时写出来的经历与感受,没有亲历那样的场景。看了电影,便有了在场的感受,有了亲历的感受,激发出了共鸣,引起了强烈共鸣,自然带来了身心的震撼,一下拉近了诗人与观者的距离,三万里的唐诗,立马成了眼前的唐诗。

《罗刹海市》是首寓意深远的歌,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歌曲中也得到了充分彰显。罗刹国本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罗刹国以丑为美,颠倒黑白。刀郎的《罗刹海市》,借用这一传统故事,讽刺了当今社会的丑恶现象:一丘河水流过苜蓿营;那马户不知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他是一只鸡;从来自勾自抬,自古公好公好成名;罗刹国里常颠倒,三更的草鸡打鸣当司晨,半扇门楣上挂着门帘;可是那从来煤蛋儿生来就黑,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那个脏东西……

按说,这么深的寓意,应该是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的作品,可怎么一下就这样火了?是华夏的子弟,一下子都高智商了吗?为什么就能引起听众那么多的联想呢?竟然连“未曾开言先转脸”,都有粉丝去对号入座呢?

很显然,歌曲直击了听众心中的痛点,引起了听众强烈的共鸣。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听众没有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社会乱象,怎么就会去乱联想呢?

看完电影,听完歌曲,感受颇深。很多人以为传统文化离我们很远,远不止两万六千里和三万里。可为什么一部电影,一首歌曲,就拉近了我们与传统文化的距离,让我们有了切身的感受呢?

这两部作品直接回答了创作为谁创作,怎样创作的问题:为人民创作,创作人民需要的作品,创作人民满意的作品!

贵州村超,最近也火了。其实这是一个普通的民间足球赛,村超的球员来自各行各业,或农民、或小店店主、或打工仔、或警察、或教师、或在学生,而且是一个民族大家庭,有汉族,也有苗族,还有苗族侗族等民族,比赛的奖品,冠军获牛,亚军获猪,季军获羊。这样的村超,没有球星,没有大牌,典型的下里巴人,为什么火了?因为这是最真实的比赛,最接地气的比赛,是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比赛。

世界杯,对普通民众来说,也许有三万里;国内联赛,也许有两万六千里;贵州村超,一下拉近了民众的现实距离,有了在场的感受,有了亲历的经历,看到了真实的自我,让我们乐在其中!

看来,我们的文化体育事业,乃至教育、科技事业,等等,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远不止两万六千里和三万里。

书香一瓣

纸短情长

□ 张春玲

《见字如面》是一本书信合集,全书收录65篇书信,讲述了亲情、友情、爱情那些感人至深的瞬间。慢慢品读,总能引起情感共鸣,每一封书信展现在眼前的都是一个温暖的世界,令人动容。

世间最普通又最伟大的情感莫过于亲情,母子之间的书信,最让人动容。书中深深打动读者的莫过于李真写给母亲的信,他跟白血病反复抗争三年,忍痛跟母亲倾诉:“亲爱的老妈,有些话我只能以这种稍显‘愚笨’的方式来跟您说说。对不起,妈!我生病了,还是白血病。”尚未深谈便已泪眼模糊。他和妈妈做出生死约定:“待我走后,一定要乐观坚强地去享受生活,不到病危决不放弃。”家人为了“他能活着”而倾尽所有,他为家人“好好活着”而放弃治疗,人间最普通的亲情,此刻又显得如此伟大。情之厚如斯,怎不令人感动。

真朋友之间必须要说真话,书中选取了黄永玉与曹禺的书信,让我们看到了友情可贵。黄永玉比曹禺小14岁,共同的艺术追求,让两人相隔千里却心意相通。当他看到曹禺泥塑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不再用心写戏,便提笔写信:“你是我最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他直指曹禺的诸多问题,希望他赶快清醒,而那句“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我的友谊”更是能够引发读者共鸣。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想必黄永玉便是如此了吧!

爱情的力量,往往会让书信的情感更充沛、更感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生前留下的与妻书中,一句“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道尽对妻子的无限爱恋与不舍。正是因自己享受着至死不渝的爱情,就更希望天下有情人能终成眷属。他怀揣着对妻子的爱,勇敢面对死亡,宽慰爱妻在悲伤之余,以天下人为念。这对珍贵的“百年情书”让我们相信,那份“人人心无谁能替,情动心深入骨髓”的美好爱情,将永远流传。

小小信笺承载着最绵长的思念,当“见字如面”映入眼帘时,那种温暖已在心间铺展开来。对亲友的期许,对挚爱的深情,或纠结与顿悟,或忧愁与喜悦,像溪水般静静地流淌在心间,给人无限温暖。

读书心得

像树一样扎根生活

□ 林到勤

深度都有一定的考究;读她的作品,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真实,特别有生活气息。

在《孤独树》中,偏僻小山窝里面的小男孩哲布是主人公,“哲布”这个名字,马金莲也是深思熟虑过的,哲,是先贤圣哲;布衣,粗布淡饭。我以为,在《孤独树》中,“哲”泛指多个阶层的众多人物;“布”,是另一个阶层的众多人物,这一人名,不仅有新意,更蕴含着深意。

哲布从小就跟着年纪较大的爷爷奶奶长大,而他的父母,因为生活问题,在遥远的大城市打工,而且已经离异。他在逃离生活的小山窝,前往父母所在的城市时,哲布对所见的一切都是分外好奇的。

然而,当哲布面对城市这个庞然大物时,他又开始反思。生活是真实的,因为真实而呈现出生活中的某些残酷,包括爷爷对爸爸的质问:打工挣钱,打工挣钱,眼睛只知道赚钱。但打工挣钱,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

在20世纪80、90年代,打工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时代发展从农村调取了大量的劳动力,注入到城市,吸附着乡村的有生力量,让城市化迅速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注定了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情感维系,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漏洞。

这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的经历。从小跟着姥姥姥爷生活,父母在国外打工,一年只能回来一次,是极少见面的。对于他们的感情,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很模糊,即使

他们过年回来,我也很难落下思念的眼泪;唯一维系的只有每个月的通话,以及通话里面所说的生活费。

马金莲正是对生活极其敏感的优秀作家。她的创作一如既往地扎根于土地,切实地关切到了人民和土地,关切到我们生活的日子,她所用的语言,或者是表达的事物,都是日常生活中所能体现出来的。

《孤独树》作为留守儿童的载体,用来表现出特定时代与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沼泽;在这里面,关于人性的描写,马金莲处理得一直很微妙;包括大量方言、土语的运用,也是《孤独树》的一大特色,为读者增添了独有的趣味,也充分表现了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性、喜怒哀乐、文化魅力的一面。

马金莲曾说:“结尾部分我数次陷入矛盾,进退维谷,不知道手中的笔该怎么往下写,人物的命运该怎么走,文本要给主人公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安排?留守是大命题,这命题沉重到,将文本书写到中途的时候,我有一种窒息般的压抑感……”

小说的结尾也是开放式的,留守环境里长大的哲布,他将继续出走还是返回乡村,重新开始人生,又或者遭遇新的经历,我们不得而知。关于留守儿童的悲剧,还在发生……

值得一说的是,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如何发展,我们面对一个人,或者一棵树,都是极其渺小的,我们无法解救自身的孤独,以及与事物之间的隔膜,我们每个人,都属于留守的一部分,都属于“儿童”。

教育是一场爱与暖的遇见

□ 李琳

人生总有灰暗时,年少得遇良师,便可温暖一生。作者初中时的一位临时代课老师白云,因跛着一条腿,常遭同学们的嘲笑,甚至被追着吹口哨。他却从未在意,甚至弯腰道歉,怪自己课讲得不好。他愿意扎在同学堆里聊梦想,让同学们珍惜好时光。听说班里一个女生要退学,他跛着腿走了十几里山路,再三恳求,并许诺供到女孩上大学,他做到了,后来却因白血病离世。多年后,同学们还会谈起他,他资助的女生还会为他落泪。白云轻柔,却用生命之重托起了一个女孩改变命运的希望。

青春懵懂的岁月里,老师给予的信任,温暖少年的梦想。《花盆里的风信子》中,老师分配给调皮捣蛋的张某一盆风信子,捣蛋鬼第一次有了被信任的感觉。他开始认真学习,虽然因为基础差没考上大学,但他找到了人生支点,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花匠。《粉色的信笺》中,高考前夕一个女生写小纸条,老师发现后并没有看,而是温柔地折叠,告诉她“青春的东西要收好。”女孩考入名牌大学后,感恩

老师用美丽的方式保留了她的青春。青春岁月里,总有些不经意,老师微小的信任,或许就是孩子一生的幸福。

爱在传承,当学生成为老师,一颗心又温暖了一颗心。作者刚当老师的那年,一个总是迟到、打架、偷偷抽烟的学生,跟同学打架打碎了窗户玻璃,还划破了手指。作为老师,她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痛骂、叫家长,责令写检查,而是领他包扎、关心他,笑眯眯地跟他说:“以后不要打架,容易受伤,你不是一个坏孩子。”这画面一如当年作者那个笑眯眯看着黑板涂鸦的老师,柔和而温暖。10多年后,这个“爱打架”的学生也成为了老师,他也经常笑着对调皮的孩子说:“你不是一个坏孩子哦。”因为被爱过,所以学会爱。对于老师而言,一句话或许如行云流水,但对听的人而言,却可以温暖一生。

爱与暖在一代代老师中传承,人生路上,每一位老师都是一盏明灯,即使不耀眼,也会用微光温暖人生的道路。老师们的善意平凡如白云,却因爱,耀眼如阳光。

孤独在乡村自然中飘散

□ 何伊祺

人情的淡漠,是孤独的来源。但乡村一草一木,陪伴着孤独的灵魂。乡下人带着一股虚度,文化不高,还善妒,也互相攀比。“这样的孤独,像地上的野草,即使用了除草剂,也从未灭绝过。”作者心中的苦闷,无处诉说,唯有在深蓝的天空下,躺在麦地里,或者西瓜棚里,一个人发呆,听见风在耳边呼啸而过,向风倾诉心事,让孤独随风而去。乡村自然用陪伴抚慰了她心中孤独和苦闷,让她有了情绪宣泄的出口。

亲情的缺失,更加深了孤独,但乡村一草一木,温暖着孤独的灵魂。父母和作者间缺乏温情,“每次都饿得眼冒金花的时候,吃完了饭的父母,才会想起我的存在。”“好像我在这个家里,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只有在夏季麦收时节,她能帮父母刨收,才会被重视。当她“睡在麦秸垛旁,看着漆黑夜空上的星星,听着池塘里的蛙鸣”,闻着妻子的香气,仿佛躺在温暖的怀抱里,驱散了内心的孤独。乡村自然用温暖抚慰了

她心中的孤独和失落,在不那么温情的世界里,感受到一丝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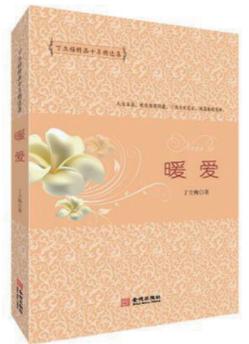
若说最孤独的,必定是不被父母尊重。但乡村一草一木,支撑着孤独的灵魂。作者一旦不小心惹怒了父亲,他会抄起家里的任何一个物件,穿街过巷地追着“杀”她。“那是一个孩子被人围观殴打时,最深刻的无助与恐慌。”“总有一抹挥之不去的孤独感,萦绕在心,拿什么刀子都割不掉,是强大的根茎一样,长进了我的肉里。”无助的她,在野外农田烤吃地瓜、玉米和蚂蚱,“充分品味每一丝清香,并回忆下片刻前蚂蚱在火里发出的嗞嗞作响的响声”,仿佛往身体注入了力量,好与父亲继续“斗智斗勇”。乡村自然用支持抚慰了她心中的孤独和伤痛,让她更宽容、更有力量面对伤害。

合上本书,作者曾经受过的伤痛历历在目,好在乡村始终默默陪伴,包容着孤独的灵魂,抚慰受伤的心,给了作者力量,也传递到每一位读者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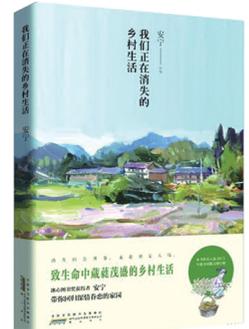


《孤独树》是马金莲的第四本长篇小说,共有30多万字,主要讲述留守儿童的问题,特别是对“留守”主题的深度挖掘和艺术表达。通过留守儿童的视角、成长和遭遇,深度展现乡村普遍存在的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生活、生存的真实现状,深究之下,也是当下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

马金莲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作者。他的处女作发表在《回族文学》上。紧接着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同时,她也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郁达夫奖等,成绩斐然。所以,她在创作时考虑的内容,包括题材,挖掘的



《暖爱》是作家丁立梅的散文集,全书收录了88篇散文,记录了她经历的故事、见闻,以及人生感悟。作者曾是一位中学老师,品读她的作品,比起文字的质朴细腻,更打动我的是师者仁心的温暖。



《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是作家安宁“乡村三部曲”的第一部,用小孩子的视角,回顾“80后”“90后”乡村生活的点滴,寄托了她对乡村生活的情感。我感悟最深的是,乡村生活给作者带来挥之不去的孤独,但乡村自然的一草一木,抚慰了她孤独的灵魂。